淮南水利考

淮南水利考二卷 明刊本 吳兔牀昆從汪亞孝先生所藏、

是書序者失其半，亦不知誰氏所撰。中稱平江伯陳公瑄漕於淮，其年多招名工，考圖書，按形勢，

開分運河，築堤堰閘壩涵洞，為國家千萬年之利，乃知平江之功從由考道而得也。名士考者

猶未嘗學課三蘆策數奇，其所以公著其家世失實，乃下不采仕進者為常。沐陽伊金公濂

奉諭(?)罷公舟，詮(?)食憲齋公昭，太守金公銑，倡一成宗閭，稽仲之後術，勤一應，嗚呼於一時皆智(?)

公門下士之門人，則公之功在社稷，仲治水也，欲前(?)垂而不治者，以此有曰世？曲不祥之章 往

魚其孚藏閱書二印。又君祥與吳氏鴻昌人太沖之子，康熙間舉鴻博，居張兒巷。

原缺

皋夔稷契諸聖人三廿有二皆帝佐也而惟以治水屬之禹禹八年鯀九年越十有七年而後水治則一倫之十一時之見皆不足以與此也志稱平江伯陳公總漕於淮二十七年多招四方名士數十輩考圖書按形勢開今運河築堤堰

修唽壩爲
國家千萬季之利廼知平江之功
德由考道而用中也名士若黄翰
學諫王臺察頤壽諸人皆由公薦
起家其久處門下而不樂仕進者
隱居教授于淮淮人師範之若尚
書沭陽伯金公濂廉訪羅公詮僉

憲齋公賂太守金公銑暨成弘間
鄉搢紳之以經術勳德炳顯於一
時者皆公門下士之門人則公之
功在
社稷者獨治水也歟哉然而水治
者以此

淮南水利考卷之上

五帝紀云舜元年使禹治水於經無據然法水之法莫聖於禹故以禹貢先焉自哀公九年以後據通鑑左傳漢唐書宋元史淮揚志凡治淮南之水者爲編年云

禹貢曰沿於江海達於淮泗注曰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而入淮禹時江淮未通故沿於海至吳始開邗溝隋人廣之而江淮舟楫始通也孟子云排淮泗而注之江記者之誤也傳曰邗溝寒地在廣陵丘文莊公云此則禹時已有海運矣愚按常鎮淮揚金陵皆有邗溝與江淮原自相通但由射陽湖屈曲多險吳開揚城下取其直爾三國時以無運而塞隋因平

陳而廣之五代時以無遲而堙周以平吳而濬之元以兵阻而廢洪武永樂間以漕運而復之以後規前則春秋時以無貢而塞吳因取齊而開之非創開於吳也以水道覩之六合儀真瓜洲白塔河皆可達淮設使禹采運海不過出狼山收料角不半日即入邗江何必犯海濤收淮口而後入淮泗邪或曰江者邗江海者海陵然楊子地高淮不注楊子故孟子排淮泗而注之江記者之誤信矣攷之九河三由齊距海齊爲曲防使俱注冀則放而之邗以爲吳漫事必有之孟子齊人邗爲吳地據所見曰禹功爲國諱也他

日謂白圭曰吾子以鄰國爲壑乃正論也其詳在後條廣陵在壽春在金陵在江都在射陽不當廢治蔡傳只以爲在江都因以爲邗江在江都而不在山陽蓋南宋時以山陽爲寶應轄新罕王蔡掾所開如此愚淮人以運道所係故詳考而力言之非爲辯傳爾也

禹貢曰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傳曰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潰決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注疏亦如此愚按禹之導川距海先障於上流而世只以爲疏下流也詳在後

舜典曰咨禹汝平水土愚按水至平也惟土有高下水從下而泥焉不能赴於海爾禹陂下而穿高所以奏平成之績也史記以沿江海之沿作均師古曰均

平也宋史用水工準法又曰度江淮使平又曰楚州平河之法蓋古人平水用於天下而淮揚漕渠爲尤切要云統而言之淮揚之地西高而東下分而言之揚之地高於江淮海邊之地高於河湖平江之法以是爲則

益稷曰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注云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於川也宋人分河則濬川距畎澮矣史氏謂其竭天下之力以治河而無益哉　朝爲堰埽距川以之海正以防其距畎澮而傷漕常也禹九州原有川禹但次其爽耳非宋人之平地穿渠也

益稷曰禹曰暨益奏庶艱食云云方是時洪水没田黎民阻饑禹之治水專為出田以足民食也今淮之南北瀦隰諸頟百六十萬不啻也而田没於水使益在今日其所奏豈曰食焉已邪

堯為伊耆氏記曰伊耆氏始為蜡有曰防者後世隄堰之始也祭法曰禹能修鯀之功鯀之功惟障而已障即防也禹貢曰九澤既陂陂亦防也防固堯之法也使鯀之障非堯之法則試可之命不終日而穢矣寧俟九年邪故堯之防鯀之障禹之陂所以成蹟之功者益夔稷契諸聖人論也審矣否則禹為鯀子兒

父之爲障之非而不以疏告非子孝也禹爲堯臣見君之用鯀之弗績而不以疏諫非臣忠也堯舜之急民憂也見鯀之弗績至於九年而不勅其政豈君仁乎堯仁若禹忠孝而曰障曰陂曰疏皆用堤則聖人作事爲萬世法通于神明者也何乎當以爲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雍塞之文賈讓亦曰隄防之作起於戰國無稽如此得是道哉漢宋時水沒民用民治而望救大臣曰禹不治水吾不治水亦禹也乎賈誚人誅附之曰禹尚棄地徙民也何救之有玩意如此須善看之

按禹之疏多在河間鯀之障開封爲多相去千里

假令開封浸而無障必俟河間之疏以入海淹以
旬月則開封之民溺死久矣今查隄之用以捍漕
溉田者列于後方

崔學士治河通考所載黃河北行障水之隄

自滎陽至千乘千乘今濱州乃古千乘郡而金隄在大名府之清豐南樂二縣界內
千餘里名曰金隄又名古隄歷代修築以禦河患

自河內北至黎陽今大名府濬縣二爲石隄

自汲縣築隄東接胙城滑縣西接新鄉獲嘉東南
接延津名曰護河隄亦曰漢隄

宋史河渠志所載禹時黃河障水之隄

伯禹古隄在大伾今濬南足

維掌科奏築今黃河南行障水之隄有關於漕

河者列於後方

黃河南岸縷隄自開封府境至蘭陽縣趙皮寨止

趙皮寨東經丁家道口至茶城凡五百里盡未有

隄相應築接縷隄以絕南射蕭碭虞城之路

黃河北岸古長隄起自修武縣西界東至沛縣窰

子頭止自窰子頭至茶城七十里無隄相應築接

古長隄以遏北犯豐沛之衝

自河南至山東之曹單俱有長隄以禦河患

一統志載中上溉田障水之隄列于後方
開封府城東梁隄至歸德三百餘里名蓼隄又有隋隄僕射陂衛輝府有太白陂遮馬陂懷慶府有吳澤陂宣王陂平皐陂河南府有韓公隄在洛陽新城宋相韓績所築南陽府有高公陂在唐縣凡四十里鉗盧陂在鄧州漢所置也凡州之陂最多此爲最大灌田萬頃又名萬頃陂召堰在唐縣漢召信臣築此灌田民賴其利後人繼築增良田萬頃楚堰在鄧州引湍水以溉田千餘頃民利賴之西磯在府城西三里淯水環流爲一城之勝可以

禦水患而灌城郭汝寧府有苟陂即賈長房投杖處鴻郤陂鄧艾陂茹陂在固始縣漢劉馥築以漑田雨施陂在光山縣唐裴天覺所築漑田如雨號雨施云

右據中土之降河必用隄則淮南之必用高加堰西長隄以禦河淮也不待言矣知中土之漑田徐濟之護漕河必用隄堰陂礅則知淮揚之必用之以漕以漑也不待言矣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則防與又曰夫防止水之所由來也又曰以舊防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水

敗由孔子之言而槪之則水之不可無防也尚矣

孟子曰禹抑洪水夫抑裁也止也固孔門之法也

司馬氏河渠書首敘禹功後敘諸人治水皆以漕以溉者武帝之宣房不以漕不以溉而公卿負土是以悲也然則以漕溉而興事胼胝可也

班氏溝洫志前半全是河渠書後半亦列漕溉之功末以王莽時但崇空語無施行者結之方是時當事者猥曰禹不治水吾亦不治水吾其禹邪諸諛附者更曰禹尚棄地從民也以是諛附相從比之負土抑又劣矣

禹有疏有防平當賈讓不疏不防漢武防而不疏宋人防自防疏自疏惟漢王景有堨流法（堨當作堰周禮作偃作匽）一築隄千里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磧直截溝洫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迴注無復潰漏之患所以東漢及唐無水大災我

朝陳平江之治淮揚運河不止法景又兼漢陳登晉謝安唐李吉甫宋柳廷俊諸人之法纘禹功也（備詳于後）

禹至今地名更而山川不易讀禹貢者但據不易之山川而求之可也禹貢九河在兗入海在冀文

互備也漢王横求九河於碣石而不得遂以爲皆淪於海夫淪海者必淪海九河不瀕海何以淪焉使皆淪則河從淪入海而中原無水患矣猶有患則横之言不然矣今據九河之道而言之其三在濟南曰鬲津者漢志曰鬲縣自商河經禹城平原由德平東入於海鈎盤者漢盤縣也與獻縣隣由德州入海馬頰者與東光縣隣自濟陽合商河以入海此三河各一枝非黃河之所分也其六在河間曰太史者在南皮縣北簡潔在南皮縣南徒駭在德州廢青池縣扶蘇在景州東光縣覆釜在慶雲

縣此五河亦各一枝與黃河爲六同入於海豈濟
南河間之地在而淪海之說行何哉
禹貢導淮會于泗沂入於海泗沂會處今淸口也
水經淮水至于廣陵淮浦縣入于海淮浦亦淸口
也若以泗沂在山東廣陵在揚州豈不誤哉大抵
禹貢所指入海之路皆寬則大伾碣石亦必如泗
沂淮浦之遠九河入海二口在濟南一口在河間
三口同是逆河潮汐至推河倒流退則河推潮汐
而出彼此相迎也九河多湮禹始通之入于逆河
江淮與海亦相迎不曰逆江逆淮者非禹導也余

所言非文字間如余所言則河淮之道明而水治
如舊云云則其道迷而水不治
左傳哀公九年吳城邗溝水經曰淮陰縣有邗江東
北通射陽而北至末口舊志云邗江在清河治東一
十里龜山鎮後入淮所謂末口也齊書謂之官瀆一
統志云隋大業間開邗江自淮陰山陽至於楊子江
謂之官河唐宋以來利於轉輸我　朝侍郎王恕作
漕運志始專以運河名之宋喬維嶽等議因舟渡北神
堰外至末口有山陽灣之險乃開粟河由淮陰至末
口通鑑注云北神堰在楚州城北五里吳夫差於此

立堰者蓋淮水底低淸水底高恐其泄也舟行渡堰入淮今新城洪武初創建北辰坊北神史亦作北辰有北閘亦爲末口其堰則今五壩西長隄皆因夫差之意而置者南北對境圖曰淮陰縣北距淮五十步此水經所指之淮陰也末口在此宋志云淮陰縣在磨盤巷今淸江浦也段嶠所指之淮陰也運河由此以出末口吳開邗溝爲取齊也淮北爲齊地故由此口爲正東北口爲奇或謂末口在江都通六合不能通淮且非取齊之道也自此以下有編年矣

漢景帝地節元年廣陵王相勝之奏奪王射陂藪田予貧民按志射陂即射陽也陂塘也藪茭蕭也塘田可耕茭葦可爨山陽之利也凡山陽之水西流者由阜陵湖入淮湖水盛則由青州高良二澗循三汊河

入洪澤白馬諸湖中間管家湖運河由菊花溝十字亭溝灌溝平店溝平河溪涇河故城河壽河入射陽湖射陽湖自南而北折而東東而北又折而西爲淮西而南南而復北北而東（嘉定志言如此）屈曲回旋凡瀆湖之馬邏港太倉浦等數十水（水名具嘉定八年）四面奔趨皆會于射陽湖由故晉口至喻口廟灣口以入于海者常也水極大亦由石礎以入海者不常也其建義港蘆溝浦則向北以入淮鹽城之東其水由海浦伍佑新興東入于海不與內水通西南之水若小海大縱湖馬鞍湖魚鰾湖得勝湖及官河鹽河蘆溝河界河

東界河汊河東塘河西塘河舊運河漸運河與新楊浦侍其汊其水皆西入射陽湖至縣東北三里石䃮口入于海石䃮口北距廟灣口廟灣口地高石䃮諸水不能至石䃮口地高射陽湖水小亦不能至其間岡門塘橋新河廟洋蘇漭諸小渠開通亦可以助石䃮之流官河運河皆運鹽河也今淤沮水不至石䃮界河者與興化分界之河也興化之水其半由鹽城界輸于石䃮其半由高郵入鹽城若高鹽之水道不通則興化浸射陽湖之利害在寶應者與山陽頗同以南無恙故略之又按漢志云射陽者射水之陽縣

治在郡城西若今之高加堰西長隄瀆河塘皆陂也
陂成故可溉可漕若射陽湖則不可陂縱有陂而上
流之隄堰壞陂亦無益故陂於山陽爲用最急今山
陽之民不講陂而日惟市井刀錐之競無百年之家
愚不知其說及觀韓信傳云信不能爲商賈又不能
推擇爲吏則山陽之民貧由不爲農太史公已灼知
之矣不修陂且毁之俗見也且無事時以養民者農
田也有事時以戍守者屯田也皆於陂焉是賴細民
何足以知之詳具于後

漢獻帝建安四年下邳陳登爲廣陵太守治山陽樂

塘爲田民享其利號曰陳公塘按史登有威名性兼文武其所築豈止於真州凡淮揚之塘堰必皆其遺惠也淮安舊志云宋楚州司戶參軍李孟傳加葺境内徐積墓修復陳公塘有灌溉之利則楚州境內亦有陳公塘矣宋紹興九年錢冲之所修陳公塘李孟傳爲之記則在真州者也考之地勢西高而東下壽在西淮揚在東水直瀉去何利之有公之爲塘自壽而來不止一重水有畜洩高卑皆得其利三國兵爭空江淮之地而不居吳始經營揚州之田魏復攙而取之晉祖逖荀羡謝玄圖取中原俱屯淮陰謝安牧揚州與召伯埭以屯以漕隋之平陳乃開山陽瀆以備巡幸而隄以御名唐因于隋李吉

甫益修塘以通漕今運隄李承築堰于山陽專以溉田捍海今山陽東有長豐堰以捍海潮周之有事江南亦開老灌河而南唐方爲白水營田阻於多議宋取南唐寔用其策當戍之利較昔爲詳我　朝漕艘鹽筴軍屯民田咸有資於水利大抵隄堰塘壩閘洞涇函之置悉委之平江而平江集古人之大成也

白水塘在今山陽寳應盱眙之界魏鄧艾築此灌田儲粟晉亦於此屯田以爲中原之圖南唐刺史田敬洙請修築以實邊儲徐鉉兄弟順俗情而奏罷之唐長慶中益發青州之民築之古謂曰溉萬頃不求天

利可知矣

齊穀中兵尚書左丞蘇珍芝議修石鼈等屯自是淮南軍防食足少米轉輸之勞杜預曰鄧艾于此作白水塘北接洪澤屯田一萬三千頃按白水即石鼈其田跨山寶盱三縣之界旱潦貧而民鮮食塘之利何日興乎

水經云淮陰縣有中瀆水謂之邗江亦曰韓溟瀆自江東北通射陽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而北至末口一曰北口晉永和中自廣陵北出武廣湖之東陸射陽湖之西相距五里下注樊梁湖東北出博支湖射陽

湖西北出夾耶乃至山陽是時陳敏患湖多風乃穿樊梁下注津湖徑渡十二里逕北口直至夾耶興寧中復以津湖多風又自湖之南北口緣東岸二十里穿湖入北口自後行者不復由湖蔣濟三州論又謂淮湖行遠乃鑿馬瀨百里馬瀨白馬湖也蓋徑白馬湖至山陽城西即射陽之故城也愚按中瀆水又謂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與邗江築水皆今運河也晉以前由諸湖屈曲多風險至陳敏始爲直逕謝安更爲埭其後隋皇甫唐李吉甫宋張綸柳廷俊皆修陳謝之舊也我 朝平江伯修之其制尤備倶詳

下後
魏與吳戰不克而還帝到精湖水稍退留船付蔣濟
而先馳去濟鑿地爲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遏
斷湖水引船一時遏入淮中乃得還帝至洛陽謂濟
曰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湖中夾遏按土豚一
作土塍一作土地土垙注云以草裹土築城及填水
也若今之爲埽隄遏湖水令聚以通船也分半燒船
謂不得全船入淮將燒其半也宋白曰山陽本射陽
地晉義熙置郡及縣因境內有地名山陽因以爲名
也戴延之西征記曰山陽津名在郡城之西即山陽

湖也又名精湖又名津湖盖魏時船行於郡城之西其時水淺故濟於湖中為土豚聚水以行舟雖一時之法而後人堰湖以通運舟殆其意也

運道遥寶應湖而北穿河行舟過白馬湖自白馬湖而北穿河行舟至淮城之西南泛津湖抵板閘穿河行舟至淸口入淮史志皆用古地名讀者一時難考今直以今地名言之今人易知耳古地名前後各條具有矣

緑津湖多風險宋人於湖中心築土隄至天順間易以石名曰新路舟行舟泊安穩如堂奥不覺其為湖而直謂之運河矣其隄間有數閘平時不令河水入湖涸時則引湖入河

蓋自揚至淮皆資湖以濟運而清口以南數十里最忌河淮帶泥沙以入故爲五閘以防之猶有淺淤穿淘不免但運河乃國家大計而獨役山陽之夫所謂行夫者日點月調不勝其苦倡爲由閘之說放河淮以入內以苟一日之安久之水去沙渟河底反高於平地益費挑濬之力而自苦也大抵運河惟淺澁爲憂魏之土豚宋之車畝近時之牛牽（車畝詳後牛牽以牛挽舟也蓋水涸人疲而以牛代人也嘉靖初年用之既而掘地引湖乃已）運舟日行尺寸考之洪武永樂天順屢濬皆調江南之夫正德嘉靖以來皆調山東河南江北夫每

大濬一次輙通利數十年今乂不大濬自清口至寶應數有淺閣迄今不濬將恐簣澱宜用漢人之法不必多調各處不必得累山陽惟募遠近貧民爲夫而不各其值志謂可以事諸浮食無産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縣官而爲之作迺兩便正此意也聞之故事皆科部典其議　朝命大臣或漕臣董治之今漕臣知而不敢言科部又未必知愚以國之利害故備論其事以俟云

魏侵宋淮泗宋主以爲憂何承天言凡備匈奴不過二科（宋都建康以淮泗爲邊魏本匈奴故承天云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

講和親之約若今追踪衛霍大田淮泗內實青徐發卒十萬不足爲也唯安邊固守於義爲長故曹孫之伯才均力敵江淮之間不居者各數百里何者斥堠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俘民全境俟其來以乘其弊承天之論如此此宋之所以弱也晉及六朝大農置之俱屯守淮陰以備儲者措遂以布三千屯淮陰起冶鑄兵兵食足而後能遂其誓清中原之志謝玄先屯淮陰次屯彭徐兵食足而後能捷淝水以入洛陽及晉之取江南亦屯田江北以爲兵食之資今淮之細民惟市井是食語及田夫則誚讓不屑

萬一南北斷市井空虛民何以爲食官何以爲守邪

我　朝漕府倉司竝設於淮寔寓軍政而塘堰牐壩

諸水利尤兼屯法士君子幸注意焉晉之末年人衣珠玉執繡以死求一飽而不得此江淮之共苦也元之末年求蛙蚌螺蛤以救飢而亦絶此淮城之獨苦也今淮人趨市井習刀錐以爲世業而不爲農豈知晉元人之至苦哉

齊書云官瀆在山陽西一名直瀆按齊書曰瀆曰澗皆今運河也

一統志云古邗溝多迂曲隋大業間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自山陽淮陰至於楊子江三百餘里水面濶四十步而後行幸焉此後世運道直徑之始也

隋煬帝至破釜澗適駕至而雨乃易名洪澤澗齊書云洪澤澗在淮陰鎮京淮陰鎮今清江浦也齊書又云割直瀆洪澤以東淮陰鎮下流雜一百戸置淮安縣屬山陽郡宋洪澤師因此而名或者誤以洪澤鎮爲洪澤閘蓋鎮在清河南岸九十里近盱眙界非隋澗宋師之所在也盱眙志亦有破釜澗名偶同耳且如山陽之韓王莊有二一在城西乃韓信所生之地一在城南名偶同也射陽縣在城西乃漢縣及射陽侯國之所在射陽湖在城東名偶同也以韓莊射陽而例之洪澤名實辯矣

開元初青苗使杜佑又爲淮南節度使決雷陂以廣灌漑斥游瀆棄地爲良田積至十萬青苗法唐以爲利宋以爲害存乎人也

肅宗大極元年勅使魏景倩引淮水自黄土岡以通揚州黄土岡在清江浦北直河今運河也是時清河縣南地爲盱眙界唐書云楚州盱眙縣有直河是也

開元中刺史齊澣開伊婁河舊河在州北繞瓜州回遠六十里今爲運河也

唐堰在淮城西南九十里南店地方乃唐人所築也其堰中高旁夾以二丁壩其形爲一中有蕭家閘蓋

畜水以灌堰西之田[illegible]水足而徐灌東田盖因地勢以行水[illegible][illegible]之利也[illegible]後[illegible]爲龍所破因在山陽盱眙寶應三縣之界故無尋論之者

開元末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運舟沉損請浚汴水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八十里合于淮既成而水湍急舟楫艱難尋乃停廢却行舊河按地里虹不通淮陰云八十里則淮北桃源清河之界也

天寶二年上幸望春樓江淮轉運使韋堅后戚也以新船數百令陝尉皆着錦半臂缺袴緑衫以裼之紅

陌首居前唱得寳歌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鼓吹並作望蹺進各部輕貨得加散騎常侍六帖云每州署某郡所產纍陳其上若廣陵則錦銅器云唐書又云上元八年江淮租庸使元載於民之有貲產者發徒圍之名爲中分實什取八九謂之白著不服威以嚴刑渤海高雲有白著歌曰上元官吏務剥削江淮之人多白著按韋堅之事君唱也元載之當官刼也昔李吉甫爲宰相聞命感泣謂中舍裴垍曰吉甫流落江淮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明年授淮南節度使爲平津堰灌田通漕爲萬世利所當法

也

康肅宗乾元間監察大夫句當江淮租庸使諸道鹽鐵鑄錢使第五琦疏渠輓運悉東南寶貨飛餉函洛當軍興時隨事輒辦人不益富而用以饒按賦不益而用饒乃陸宣公所謂只於尋常日用之間以無用爲有用也

上元元年戶部侍郎兼河南道水陸轉運使劉晏自按行淮陰達河汴爲通濟渠時京師斗米千錢禁膳不兼至是歲輸始至馳使勞曰卿酇侯也京師鹽貴詔取三萬斛晏自揚州四旬而至都人以爲神疏河

之功也

唐志云代宗大曆中置常豐堰于山陽舊志云去城東六十里唐書云淮南黜陟使李承奏置常豐堰于楚州以捍海潮灌屯田瘠鹵收常十倍按今海潮有范公隄以障之其自潮灣口入者每東風大發三五日常遏海水入射陽湖湖水漲溢常至平河溪溪田多浸范公隄未築之前常豐堰之功豈小哉

貞元四年節度使杜亞自江都蜀岡之右引陂水趨城隅以通漕轆溉夾陂田

唐文集呂周作泗州大水記云唐德宗貞元八年六

月桐柏山水大注淮瀆平湍七丈東風駕海潮上不落雨不相連濺濤倒流衝壅淮泗至於夾旬以水濟水吞舟漂防走不及竄飛不及翔連甍爲河宮樵蘋如魚鼈開府張公伾治之自虹至維揚五百里下及邳徐愈年而城邑復常此淮溢海嘯雨漲風疾四者竝爲害也其記起云春秋傳云天反時爲妖地反時爲災其於水也反利爲害矣中引唐堯漢武之事云天其或者警休明而表忠誠也末云天災流行何代無之逢昏則盛遇賢則退忠誠之至也觀此記則淮之水患及治水之本皆可知矣

唐貞元十八年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襲譽引雷陂渠又築句城塘以溉田八百頃有愛敬陂水門

憲宗元和三年節度使李吉甫於高郵築平津堰灌田千頃宋平河之法始此

穆宗長慶三年開楚州棠梁涇一云長利涇在淮陰縣南九十里宋河渠志云凡泄水處直曰涇横曰浦今淮揚間往往有涇浦云

敬宗寶慶二年鹽鐵使王播自揚州閶門外古七港引渠東注官河以便漕運

唐昭宗景福元年三月朱全忠将時溥遣兵二萬南

侵至楚州四月楊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敗之于壽河志云壽河在淮城東南其水盤結如綬本爲綬令作壽按今城南漕隄之東有渠常涸惟雨集則流通至平河溪經射陽湖入海凡潦水決水皆由此路

唐天復二年楊行密攻朱全忠之宿州以巨艦運徐温以爲運路久不行葭葦堙塞請用小舟庶幾易達既而巨艦不至而小舟達按此乃宿遷之小河也右曰符離河爲濉水之尾今則分黄河之漲矣嘉靖乙卯黄河水溢邳以上多沙阻運船乃由小河口經高棡鎮睢寧縣毛竹岡子仙桐君開河孟山黄[illegible][illegible]灘

廬子三村灰骨堆符離宍灘徐晉口曲河集孔子集蕭縣蕭縣所南下小浮橋入運河若黃河水大亦各分漲入桃源清河泗州之汊河諸小渠然黃河淘渲已久底面深濶雖間有浮沙淤澱明年水發又自通利宿桃清泗諸小渠水發時暫可行舟水退旋即淤平非人力之可爲也

嘉靖壬子邳宿淤淺余汎舟自徐而下忽隨决水東至鯉魚山舟爲沙翁不可行越二十日乃駕小舠由上邳墩至下邳其險至甚卒而無恙餘舟千百皆不能出矣

隆慶四年邳州河淺舟皆由小河經高柵至徐官屯復入黃河比時撫院潘所陳公欲令運船於此北上令余試之余挐舟半日而達亦一時之便也余在舟中望黃河在邳山之麓高過於頂數丈此所以常決常淤也誠使由此亦漕路數也

右二道不免黃沙之害若循禹貢沂沭之道超出茶城則一路清流泛舟甚利北海運蓋千萬矣

南唐保大中楚州刺使田敬洙請修白水塘屯田以實邊馮延巳以爲便李德明因請大闢曠土爲屯田修復所在渠塘堙廢者白水塘在楚州寶應縣西南六十里鄧艾所築也今在山

闕之西南寶應之兩將軍之東吏臣緱侯樓大興力役奪民田其豪
民愁怨無訴徐鉉以白唐主唐主命鉉按視之鉉籍
民田悉令還主或譖鉉擅作威福唐主怒流鉉舒州
白水塘竟不成按楚吏多擾民自昔已然屯田實邊
國之大計古人之所已行鉉以奪田還主以贍士屯
田可也安得一槩阻格之乎又况多荒田主不能耕
有耕者輒有認主陳訟不能耕然與其荒於家不
若屯於國鉉文人世居淮楊豈不聞鄧艾祖逖荀羨
謝玄謝安皆屯淮陰以足國而取威於中原邪余聞
周師臨江唐輸數百萬以求退師鉉兄弟曷不於此

時以此物酬田主而用其人爲佃户追踪昔賢耶嗣是宋元皆修白水塘以爲灌田之利敬淶之策何可非耶

周顯德五年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能渡欲鑿楚州西北灌水以通其道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上自往視之授以規制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於江唐人大驚以爲神注云北神鎮在楚州城北五里吳王夫差溝通江淮於此立堰者以淮水底低溝水底高防其泄也舟行度堰入淮今撫爲平水堰灌水今

在楚州城西老灌河是也嘉定志云太守應純之自管家湖與老灌河接處為斗門水閘一座按其地當是故沙河俗云烏沙河也閉灌水時使者言計功甚多帝臨視用功甚省此在規畫之當否而然非刻削以厲民也然此處開河必其時內外水平而姑濟一時之權擾平時地勢水勢此地實不可開河也詳萬曆八年間方家壩條下

宋志云初楚州山陽灣水尤迅急運舟多沉損之患雍熙中轉運使劉蟠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未克而受代喬維岳繼之開河自楚州至淮陰凡六十里

舟行便之按沙河今山陽運河也

天禧二年江淮發運使賈宗言諸路歲漕自真揚入淮汴歷堰者五糧載煩於盤剝罷民力罷於牽輓官私船艦由此速壞今議開揚州古河繞城南接運渠毀龍舟新興茱萸三堰三堰當河中爲壩以東盤船隻也鑿近堰漕路以均水勢鑿漕路爲底水閘高前水清漕有餘泄之平水法也歲省官費數十萬功利甚厚詔屯田郎中梁楚閤門祗候李居中按視以爲當然明年役既成而水注新河與三堰平漕船無阻公私大便按禹均江海唐平津宋均水皆運河之法也

熙寧九年正月壬午劉瑾言揚州古鹽河高郵陳公塘等湖又天長縣白馬沛塘楚州寶應縣泥港射馬港山陽縣渡塘港龍興浦淮陰縣青州澗等可興置欲令各路轉運司按覆從之

元豐六年正月戊辰開龜山運河二月巳未告成長五十七里闊十五丈深一丈五尺用工二十八日開新河未必如此速成 當是濬舊河也 初發運使許元自淮陰開新河屬之洪澤凡四十九里久而淺澁熙寧四年皮公弼請復濬治起十一月壬寅盡明年正月丁酉而畢人便之至是發運羅拯欲自洪澤而上鑿龜山裏河以達于淮帝

深然之會發運使蔣之奇入對建言上有清汴下有洪澤而風濤之險以百里淮邇歲溺公私之載不可勝計凡諸轉運涉湖行江已數千里而覆敗於此良爲可惜宜自龜山蛇浦下屬洪澤鑿左肋爲複河取淮爲源不置堰牐可免風濤覆溺之患左肋是清口裹河若泗州龜山左為阜陵湖尾何可鑿乎漕河自古用湖水此言取淮擬洪澤閘外言爾閘內湖水自足蓋淮水雖清亦有泥滓久則於淤貪穿淘故以閘隔之帝遣都水監丞陳佑甫經度佑言往年田棐任淮南提刑嘗言開河之利其後淮陰至洪澤竟開新河獨洪澤以上未克興役今旣不用牐畜水惟隨水面高下開深河底與河通流形勢

爲便但工費浩大帝曰費雖大利亦溥矣佑甫曰異時淮中歲失百七十艘若捐數年所損之失足濟此役帝曰損費尚小如人命何乃調夫十萬開治旣成命之竒刻石龜山至建中靖國初之竒同知樞密院奏淮水浸淫衝刷隄岸漸成墊缺請下發運司及時修築自是歲以爲常

朱彧可談云元豐間先公爲右史神考遣使治楚州新河面戒之曰東南不慣興大役卿且爲朕愛惜兵民大哉王言簡而有體余按漕河之役歲苦兵民神考之言豈獨爲宋人哉淮陰新河即運河

龜山洪澤在此不待辯矣
舊志云清口南岸有洪澤牐三座經元而廢永樂
十二年平江伯倣其制建新莊等五牐則宋之洪
澤以牐名非今之洪澤鎮也不置牐者外有二壩
平江伯於牐外有壩亦其意也盖壩以護牐乃硬
壩非車盤之軟壩也水發時勢傾入牐板不能下
暫閉一時而已又云邢溝去清河十里龜山鎮後
入淮則宋之龜山以鎮名非泗州之龜山也考之
地理今洪澤鎮在阜陵湖尾阜陵湖尾浸泗州龜
山之麓至寶應淮陰俱無宋運河形迹而人每以

爲言者蓋水發時平地皆河私鹺鉅艦於此往來而商船稅料亦於此漏小人樂之豈知漕規鹽法課額正所禁也

唐皇甫冉集有題洪澤館詩云底事洪澤壁清河洪澤驛在盱眙湖口空留黄絹詞年年淮水上行客不勝悲余已知洪澤在淮水上而未知其所在及觀天順八年裁革

歐文忠公于役志云六月丁巳次洪澤明日入㠯則嘉定志所謂洪澤㠯在清河南岸信矣而尚未知其里數之定載觀蘇文忠公淮陰詩云洪澤三十里安流去如飛明日淮陰市白魚如許肥則洪

澤至淮陰之里數定矣又詩云淮陰夜發朝山陽則歐蘇二公皆自北而南經洪澤也節孝先生送路倅洪澤阻水詩云莫教容易過龜山西征記云自維陽至楚州淮陰自淮陰出龜山經長淮此皆自南而北經龜山也據宋三大[illegible][illegible]南征記之文而考之則洪澤龜山皆在清口之南皆水郵也元志云至元二十三年於淮安路白水塘黄家墩立洪澤屯田萬戶府并令官制所設洪澤巡檢司皆在南數十里皆陸地也此事本無可疑因與鄉人閒談聊記之爾

阜陵湖在淮城西四十里水面濶二十里長四十里中多陵阜泉涸時深淺不一與淮河隔一岸水發時淮常注湖黄合淮亦注湖三勢相合駕風而怒東衝郡郛西踰龜山浸桃源北漲清口南刷衞陽周圍四百里茫無際涯宋洪澤龜山果在此是舍清口之安流無故而尋洞庭雲梯之險矣古人用水以濟爲國也因以溉田爲民也兹湖也不可漕不可溉唯用禹貢陂澤之法使無潰決會河淮以距海焉爾

崇寧元年二月置提舉淮浙澳閘司官一員掌杭州

至揚州瓜州澳閘凡常潤杭秀揚州新舊等閘通治之

二年十二月詔淮南修運明河自真州宣化鎮江口至泗州淮口五年畢工二名通明河按察運河在於楚州淮陰之間初未嘗由潤盜宋泗州今清河界也按志以前云潁真楚泗以後云發真揚楚泗高郵運河則知運河未嘗由潁泗所謂泗者真清口也

重和元年前發運使柳庭俊言真揚楚泗高郵運河隄岸舊有斗門水閘等七十九座限則水勢常得其平比多損壞詔檢計修復

宣和二年九月以真揚等州運河淺澁委亨伯措置

三年詔發運使以車畝水運舟限三月中三十綱到京宦者李琮言真州及外江綱運會集要口以運河淺澁故不能速發按南岸有洪水斗門八去江不滿一里欲開斗門河身去江十丈築軟壩用人工車畝引江潮入河以助運水從之四月詔曰江淮漕運尚矣春秋時吳穿邗溝東北至射陽湖西北至末口漢吳王濞開邗溝通道海陵隋開邗溝自山陽至楊子入江雍熙中轉運使劉蟠以山陽灣迅急始開沙河以避險阻天禧中發運使賈宗始開揚州古河繚城南接運渠毀三堰以均水勢今運河歲淺澁當詢訪

故道及今河形勢與陂塘瀦水之地講究措置攸久
之利以濟不通可令發運使陳俯內侍譚稹條具措
置以聞按運河通利以澳閘畜水啓閉有節之故承
平日久權勢自由不復知有國計故朝廷屢有提舉
澳閘修復斗門之詔而轉運使莫能恪守舊制由是
水不歸澳運河淺澁及奉詔詢問轉運使稍得以盡
職率循舊規且值時雨水遂足用於是六月臣僚言
比緣淮南運河水澁踰半歲禁綱舟篙工附載私物
令河水增漲其令如舊未幾怠玩復淺澁矣
初淮南運歲旱漕運不通揚州尤甚詔中使按視欲

濬運河與江淮平會兩浙有旨從之既內使童貫爲宣撫使譚稹爲制置使賈欽濟運陸鑿積欲別開一河自盱眙出宣化朝廷下發運使相度亨伯遣其屬向子諲視之子諲曰運河高江淮數丈自江至淮凡數百里人力難濬昔唐李吉甫廢閘置堰治陂塘泄有餘防不足漕運通流發運使曾孝蘊嚴三日一啓之制復作歸水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達之法走茶鹽之利且應奉權倖朝夕經由或啓或閉不暇歸水又頃毀朝宗閘自洪澤至召伯數百里不爲之節故山陽上下不通欲救其弊宜於真州太子港作一壩

以復懷子河故道於真州河口作一壩以復龍舟堰
於海陵河口作一壩以復茱萸待賢堰使諸塘水不
為瓜州真泰三河所分於北神相近作一壩權閉滿
浦閘復朝宗閘則上下無壅矣亨伯用其言自後滯
舟皆通利云拔橫停自淮水不歸渙其淺澁也有由
矣二堰乃有海運陸蓄則閉一河之說是殆興廢由
已而漕河直無用也及陳向力復漕規舟船大利乃
知二堰真妄言矣
五年四月詔東南陸路諸閘啓閉有時比聞運綱及
命官妄稱專承指揮抑勒非時啓閉走泄河水妨滯

綱運誤中都歲計宜禁止之五月詔以運河淺澀官吏互執所見州縣莫知所從其令發運提舉等官同詣訪使者參訂經久利便列奏宋之漕規間有啓閉無一定而不可移者宣和間有所謂互撥蓋轉運使守漕規之舊而花石綱使撥亂之也紹興初以金兵蹂踐猶未退師四年詔燒燬揚州灣頭港口閘泰州姜堰通州白蒲堰其餘諸堰並令守臣開決焚燬務要不通敵船又詔宣撫司毀折真揚堰閘及真州陳公塘無令走入運河以資敵用按宋備邊曰黃河北流恐傷塘濼蓋欲以塘濼遏敵騎也夫虜騎長驅雖江河不能遏況塘濼乎毀堰閘其失

亦然蓋之長不在船而在騎今毀堰閘則民田陷溺彼未竭而我已戕矣

五年正月詔淮南宣撫司募民開濬瓜州至淮口運河淺澁之處募民濬河自此始也

六年淮東提舉徐子寅言淮東鹽課全仰河流通快近運河淺澁自揚州灣頭港口至鎮西山光寺梁頭計四百八十五丈乞發卒五千開濬從之

七年二月詔令淮南漕臣自洪澤至龜山淺澁之處如法開撩洪澤今清江浦龜山今清口南龜山鎮也宋運河在此今洪澤鎮至泗州龜山無河可通清江浦亦不能通舟於洪澤：

八年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趙伯昌言通州楚州
沿海舊有捍海堰東距大海北接鹽城袤一百四十
二里始自唐黜陟使李承所築遮護民田屏蔽鹽竈
其功甚大歷時既久頹圮不存至本朝天聖改元范
仲淹爲泰州西溪監日風潮泛溢渰没田產毀壞亭
竈有請于朝調四萬餘夫修築三旬畢工遂使海瀕
沮洳潟鹵之地化爲良田民得奠居至今賴之自後
寖失修治纔遇風潮怒盛即有衝決之患自宣和紹
興以來屢被其患阡陌洗蕩廬舍漂流人畜喪亡不
可勝數每一修築必請朝廷大興工役然後可辦望

令淮東常平茶鹽司今後捍海堰如有塌損隨時修
葺務要堅完可以經久從之
九年淮南漕臣錢冲之言真州之東二十里有陳公
塘乃漢陳登濬源爲塘用救旱飢大中祥符間江淮
制置發運司治於真州歲藉此塘灌注長河流通漕
運其塘周回百里東西北三面倚山爲岸其南帯東
則係前人築疊成隄以受啓閉廢壞既久見有古來
基趾可以修築爲旱乾溉田之備凡諸塲鹽綱糧食
漕運使命往來舟艦皆仰之以通濟其利甚溥本司
自發卒貼築周回塘岸建置斗門石磋各一所乞於

楊子尉階銜内帶兼主管陳公塘六字或有損壞隨時補築庶幾乂遠責有所歸

李孟傳記曰淳熙九年八月丁未重修陳公塘成復古惟國朝置江淮置制發運使以真州爲治所寔總六路轉運之任歲漕東南粟趨汴者六百萬繇江入河小遇淺涸漕以若病時賴堰壩之水以濟不及故自昔陂塘之利在淮南者爲尤重今行都駐錢塘淮東西諸郡皆宿兵歲供軍儲繇古流泛江而至稍愆期會則餽運以稽又自真揚以北河勢徑直支流别派江南纔什一故灌溉之利民

嘗病秋歲值旱乾則坐視捐瘠來庭之使時節取
道候舘有常留則乏事盛冬水涸千夫挽淺有司
歲歲惟淹日是懼惟是三務在淮東爲最急令數
文錢公（名仲之任院判）既以郡最褒擢漕於此適當連歲
旱歉之餘以謂眞之爲郡處得地所枕江帶河（官河）
也東而匯之以達於淮意其間殆有遺利而未復
者先是距眞州揚子縣二十里有塘曰陳公漢建
安中廣陵太守陳登之所築周廣九十餘里西南
所至全隸揚子惟東北接揚之江都者僅十之二
塘倚山爲形獨一面爲隄以受啓閉九八百九十

餘丈岡勢峻昇壞泓三十有六畢匯於此故浮漫
涵滀爲利不貲異時公私取給繇下其尺則已贍
足淮人恃之淮人當依將人恭愛之祠廟食弗替沛中更
捨壞久廢湮塞爲茭葦湮歲益淺淤頹隄斷洫漫
不可考公既躬至其所周視形便規尋利源顧謂
僚佐曰令仍歲旱暵苟有毫髮便於民者雖款創
造猶不當避其勞況於茲塘隱若天造豈功厚利
肇自昔人即舊以謀顧易可後乃以其修復利害
頸言於朝且謂漕運所資故凡沿塘之費一不敢
以干大農奏聞即日詔可公即俾屬吏米恁舊僚

劉燁規圖其事量工命日度厚薄分畚築計徒庸
廩材用以授有司募流徙之民厚其值勉使赴功
而實以惠之衆皆樂趨弗俟程督自春二月迄秋
八月而告成總工徒凡二萬三千一百一十有二
舊有斗門石礎各一歲久缺敗不可復據遂遷徙
其礎稍西二十丈而更新之浚東西兩湫以謹蓄
泄與斗門之建皆仍舊址餙龍祠以還舊觀作新
亭以待臨察委官以專護守列卒以供徼巡而為
塘之益備物公始來顧念荐饑之後思欲為公家
長利乃始議興築而燁以從游之久能識公意相

其成規弗愆于誠一舉而三務畢協傾助茲役怫
勞居多夫事之利害隱於疑似能脫然知之者固
鮮知而能決斷之者益加鮮是役也公獨權其利
害而灼知之又或慮其勞且費也公乃奮而決謂
利不可以弗究役固不可憚而功不可不濟獨趨
拘攣之見而卒成之非明且決不能也體勞惠物
繄公是賴昔信臣浚溝瀆杜毋修南陽楚相起芍
陂文翁穿腴口古之致本利者未始不賴後之人
修其廢而後乃益彰恭愛之祠逮漢至今垂一千
三十餘年乃因公而復興是豈偶然哉塘之成日

老稚讙趨竭蹶爭覩相與誦之曰新塘千步膏澤流注長我禾黍公爲召父恭愛無偏公後陳先甘棠之蔭共垂億年於是州部之氓曁僚吏咸願紀公之成績皆以屬孟傳曰子於公門下士紀事之成唯子爲宜遂不辭避而書記作於熙寧時云一千三十餘年距今萬曆五年則爲一千四百四十餘年宋因南渡而廢令修復之宜也記中乃云趙構學之見豈當時亦有異議邪記中所言修築之法在淮揚爲必用豈獨茲塘哉按舊志孟傳爲楚州司戶參軍修境內陳公塘則山陽之高加墕邪非邪

十四年揚州守臣熊飛言揚州運河惟籍瓜州真州兩牐瀦泄今河水走泄緣瓜州上中二牐又不修治

獨潮牐一座轉運提鹽及本州共行修整迫近江潮水勢衝激易致損壞真州二壩亦復損漏令有司緝理上下二牐以防走泄從之

維揚志論其畧曰孟子以江淮河漢爲禹功今江合漢河合淮俱抱淮揚以入海視古形勢蓋亦雄矣邗江半湖半瀟居淮南運渠之首而運鹽河乃其支流農沾漑焉邗江之間有湖五十四有溪澗蕩港踰百不止漢創陂塘以資稼而輔漕渠第漕渠止仰天雨而水無源泉洩多則淺而滯舟潦多則圻防害稼故歷代有堰牐斗門石磋涵洞之制

以爲之節宋慶三堰牌無不閉阻運舟者久之朝
廷方議罷海運陳亨伯奏復堰牌而運舟自利
則堰可輕費而牌可妄啓也哉瓜儀諸壩懸峙江
干之上若口一决則運渠涸可立竢故漕撫唐公
龍及千戶李顯昔奏建牌於三汊河上游之地及
揚之東關亦以爲牌有事則兩牌下版蓄洩得宜
有利無害漢人陂塘皆以引水所溉者高瓏岡田
而已若湖田瀦泄之分於注未嘗濬而通也書稱
禹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貢道導矣孔子稱禹盡力
溝洫於農曷有閒邪江潮有溉田之利瑱海門縣

田被𢍰沒者强半撫卿高公友璣奏蠲今年之租而別以灘田補爲世業資鹽之利資於海潮而潮亦溺民已亥之歲所損丁踰萬而老稚商賈尚不與焉汪尹有執議令築堰以捍潮又令居户鑿池築墩以爲升高自之計凡此數端勞費無巳豈非下策然此策之外又無策焉則下策乃上策也

淮南水利考卷上